



▲临淄古车博物馆

►后李遗址出土的陶器

济青高速公路是山东省第一条成规模的高速公路，也是山东省最繁忙的高速公路。每天，经过这条黄金通道的车辆不计其数，然而很少人知道，这条高速公路的临淄段，八千年前已经熙熙攘攘，有“海岱地区史前文化源头”美誉的后李遗址就静静地卧在这里，遗址上面还有一座中国古车博物馆。

话说东夷

# 后李遗址：八千年前东夷人已会制陶

## 济青高速下 擦着12层遗址

临淄是齐国故都，地下文物资源灿若星辰，其中后李遗址虽然不太起眼，却是当之无愧的前辈。后李遗址位于临淄后李官庄西北约500米处的淄河东岸，面积约15万平方米，距离齐国故城仅有2.5公里。

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，后李遗址一带就发现了文物遗存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开修济青高速公路，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多次对后李遗址进行考古发掘。

与中医类似，考古也讲究“望闻问切”。受土质、气候、生活习惯影响，不同时代的文化堆积会呈现出不一样的厚度和颜色，所以，当遗址被向下“切开”时，大家所看到的文化堆积就像是一层层的蛋糕，区分明显。经过几轮发掘，考古工作者虽然只清理了6500平方米的后李遗址，但收获颇丰，文化堆积厚达数米。

仔细端详，后李遗址这块诱人的“大蛋糕”居然厚达12层，有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后李文化，有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北辛文化，有周代遗存，还有西汉至明清时期的遗存。这说明在过去的8000多年里，后李官庄附近几乎一直有人类长期居住，这在战火连绵的山东地区着实不易，也足见这块土地多么有魅力。

其中，最重要的发现当数最底层、最原始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。在此之前，考古学者一直把距今约7000年的北辛文化视为山东地区最早的文化，而临淄后李遗址的发现颠覆了人们的认知，将山东的史前文化又向前推进了1000余年。它也成为中国新石器文化遗址的典型代表之一，200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由于是首次发现，按照惯例，考古学家将这种距今8000多年的文化就地命名为后李文化。目前，同时期遗址在山东已经发现十余处，主要分布在泰沂山系北麓的山前平原，东起淄河流域，西至长清境内。

## “中华第一窑” 夹砂陶领先全球

“土是有生之母，陶为人所化装，陶人与土配成双，天地阴阳酝酿。”中国被誉为“陶瓷之国”，不仅是因为有着纯熟精湛的制作工艺，而且也因为有着悠久的历史，临淄后李遗址出土大量陶器就是最好的佐证之一。

后李遗址发现的陶器有鼎、钵、双耳罐、釜、盂、器盖及尖顶器等，其中以深腹圆底釜最为常见。陶质则以夹砂陶为主，陶色以红陶、红褐陶居多，有少量黑褐陶和黄褐陶。

之所以叫夹砂陶，是因为这种陶器胎土内掺杂着许多颗粒状的砂土。后李遗址出现这种现象，说明8000多年前的东夷先民还没有完全掌握陶土的淘洗技术，只能泥沙混杂地将陶坯入火烧制。再加上那时炉火的温度较低，所以这样烧出来的陶器不仅外形粗糙，质量还不过关，放置一段时间很容易遇水即溃。不过，这种朴拙的夹砂陶在当时已经算是全球领先了。随着制陶工艺提



高，后世的工匠有时会在部分器皿的陶土里特意掺入一些砂土，这样就算长期被火烤也不容易爆裂，现在常见的砂锅就用了这种工艺。

除了陶器，临淄后李遗址还发现了一座竖式陶窑，窑室、火膛、泄灰坑俱全。今天，我们在位于淄博市中心文化广场的中国陶瓷馆里，仍能找到它的“兄弟”——“中华第一窑”。

“中华第一窑”是2000年夏天在修建滨博高速公路时，于淄博房镇彭家村发现的。当时，工作人员发现地表有古陶残片，文物部门随即组织挖掘，很快就在距地面2米处，发现了3个古陶窑。陶窑面积不大，结构简单，窑膛窑壁有明显的烧炼的痕迹。在窑的周围，出土了大量的夹砂褐陶、陶釜、陶片等文物。经考古鉴定，这些文物同样属于后李文化时代，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早的一批古陶窑，因此被专家称为“中华第一窑”。

从“中华第一窑”诞生的那刻起，生活在这片土地的先民们就深深地迷上了这项技艺。西周时，齐都临淄城内已经设立制陶作坊；魏晋南北朝时期，淄博开始生产瓷器；唐宋时期，淄博已有“瓷城”“瓷都”的美誉，瓷窑遍布各地，著名的有寨里窑、磁村窑、博山窑；明清时期，博山成为全国陶瓷生产销售中心之一。2011年，历史悠久的淄博陶瓷烧制技艺被列入第三批中国文化遗产名录，成为全民族的文化瑰宝。

## 春秋车马坑 建成古车博物馆

今天走在临淄后李官庄一带，想找到后李遗址的标志石碑真不容易，但那座金字塔造型的古车博物馆，却远远便能望见。后李遗址有12层之厚，层层叠压也造成了一种“鸠鹄同巢”的奇景。

当年在清理后李遗址时，考古工作者在中层发现了春秋时期的大型车马坑。车马坑包含一号坑和二号坑，跨度15米，南北排列成两排。一号坑全长32米，宽5米，殉车10辆，马32匹。2600多年过去了，虽然原车木已经腐朽，在黄土中留下了车的痕迹，但车上的铜饰件仍在原部位放置完好。其中，马骨架保存十分完整，特别是马头、马颈上的装饰品尤为精美，依稀可以看出有海贝、铜珠等样式。二号坑南端与一号坑齐，有车3辆，马6匹。

根据出土器物及地层推断，此车马坑应当是春秋中期或略早时的国王或贵族之殉葬坑，从殉葬的规模不难看出当年车马坑主人的奢侈和国力之强大。整个车马坑殉马数量之多、规模之大、时代之早、保存之完好，在当时属国内罕见，一经出土就引起了轰动，被评为1990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，并据此建成了临淄中国古车博物馆。

车马坑展厅的上方三米处，就是横贯东西的济青高速公路。古与今、静与动、车与马，形成强烈对比，每每车辆经过，都会在参观者头顶发出阵阵轰鸣。上下咫尺，斗转星移，恍如跨越了时空隧道，完美叠印在人们的心里，让观者顿生共鸣，体验和感知那种历史和时代车轮疾驶的意境。

# 韩成山：黄崖山战役中的『活烈士』

□本报记者

朱文龙

通讯员

朱洪涛



主办：临沂市委宣传部、齐鲁晚报

清明节，孟良崮烈士陵园挤满前来为英雄扫墓的人。人群中，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格外显眼，他身穿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军制服，在石壁前泣不成声。

人们聚在一起打听他的身份，有人告诉大家，老人叫韩成山。“韩成山？我刚才看到石壁上有他的名字，他是烈士啊，怎么还在人世？”一名眼尖的围观者说道。烈士陵园的工作人员说：“没错，他就是活着的烈士。他哭，是在祭奠他死去的战友。”

这要从71年前讲起。

1947年，国民党军队疯狂向解放区进攻。沂蒙山区作为革命老区，自然受到了国民党军队的“格外照顾”，蒋介石派出了王牌74师进行围剿，意图一举消灭革命力量。

1947年4月，按照上级指示，韩成山所在的部队负责从正面阻击74师，掩护部队和群众转移。

4月26日凌晨，韩成山跟随部队急行军20华里，赶到黄崖山。解放军刚把兵力布置好，74师就“兵临山下”。据韩成山回忆，敌军先是以四架飞机、两个炮兵营对黄崖山阵地进行狂轰滥炸，然后以一个营的兵力发起冲锋。

战斗进行得很惨烈，敌人一个营被打退了，再增加一个营，两个营被打退了，又以一个团从正面进攻。战斗从上午打到下午，镇守阵地的七连打退了敌人的七八次进攻。同时，七连战士伤亡过半，弹药将尽，情况十分危急。

这时，上级命令七连迅速撤出战斗。但是，坚持到了第四天的韩成山和他的战友们，发现已经无法撤退。由于他们的顽强阻击将大部分敌人牢牢吸引在这里，敌人把秋风岭围得水泄不通。

韩成山和战友们想从后面突围，却发现他们的身后是悬崖深渊，黄崖山主峰西面是深480米的悬崖，北面是深沟，而此时成千的国民党士兵从东面的坡上蝗虫似的拥上来。

“同志们，人在阵地在，跟敌人拼到底！”排长朱际昌下了命令。不久，子弹、手榴弹打光了，战士们抱起石头砸向敌人。

这时，韩成山听到距离阵地十多米的敌人高叫着：“抓活的！”朱排长将身上最后一个手榴弹扔向敌人，当排长把最后的弹药打光之后，韩成山和其他五名战友手挽着手，高喊着“共产党万岁”纵身飞下了山崖……

不知过了多久，韩成山醒了过来，而眼前是满天的繁星。此时的韩成山右腿骨折，右手拇指被打断，浑身上下全是伤。幸运的是，已一天两夜滴水未进的韩成山，被一名叫石贞文的老农救了下来。

据韩成山回忆，石贞文老人每天除了送饭，还采草药给他治病。当时食盐紧缺，石贞文老人把家里仅有的一点盐拿出来给他洗伤口。一次，石贞文老人给韩成山送来了羊肉汤，一问才知道，老人将家里仅有的一只小羊宰了。跳崖时都没掉过一滴眼泪的韩成山，此时被感动得热泪直流。

在石贞文老人和当地老乡的精心照料下，韩成山先后转移了四个隐藏的地方，养伤71天，右腿和右手的骨折处基本愈合后，平安回到老家沂南县辛集镇招贤村。

此时，韩成山才知道，黄崖山一战，我军以一个连的兵力成功阻击了74师两个团的进攻，消灭了600多名敌人。韩成山所在的七连被授予“英雄连”的称号。后来，韩成山的名字也被刻上了孟良崮烈士陵园的石壁。

由于想念战友，回到家乡的韩成山想和部队联系，但始终未能如愿。“我是一个伤残军人，在不能为群众谋福利的时候，我绝不能给国家增添负担。”韩成山拒绝了大家的提议，不找待遇，凭着在部队学到的医术，加上自己的钻研，成为了一名医生。同时，他还长年担任革命传统教育宣传员，多年来到机关、学校、企事业单位作报告多达500多场，听众达30余万人次。

直到1977年，当年参加过黄崖山战役的机枪班班长刘楹厚在寻访战斗旧址时，偶然得知当年牺牲的烈士韩成山还活着，才把这位在家乡隐居30年的战斗英雄“挖”了出来，“活烈士”韩成山的名字从此叫响沂蒙大地。

【大众讲坛预告】

## 泰山名人文化

泰山名人文化是泰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古代文化人有一种强烈的泰山情结，最著名的当数孔子“登泰山而小天下”。经过几千年的熏陶演化，泰山已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象征，泰山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更成为全民族共同的价值尺度和精神魂魄。本期主讲人袁爱国教授，长期从事宣传文化工作，曾任中共泰安市委宣传部副部长、市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。

讲座时间：1月6日（周六）上午930

讲座地点：二环东路山东省图书馆一楼报告厅



□本报记者 张九龙